# 宣室志/卷0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宣室志

◀上一卷

卷五

下一卷▶

鄭生

滎陽有鄭生，善騎射，以勇悍趫捷聞，家於鞏雒之郊。嘗一日乘醉，手弓腰矢，馳捷馬，獨驅田野間，去某居且數十里。會天暮，大風雨，生庇於大木下久之。及雨霽，已夕矣。迷失道，縱馬行，見道傍有門宇，乃神廟也。生以馬繫門外，將止屋中，忽怵然心動，即匿身東廡下。聞廟左空舍中窣窣然，生疑其鬼，因引弓震弦以伺之。俄見一丈夫，身長，衣短後皁衣，負囊仗劍，自空舍中出。既而倚劍揚言曰：「我盜也。爾豈非盜乎？」鄭生曰：「吾家於鞏雒之郊，向者獨驅田間，適遇大風雨，迷而失道，故匿身於此。」仗劍者曰：「子既不為盜，得無害我之心乎？且我遁去，道必經東廡下。願解弓弦以授我，使我得去。不然，且死於豎子矣。」先是，生常別以一弦致袖中，既解弦投於劍客前，密以袖中弦繫弓上。賊既得弦，遂至東廡下，將殺鄭生以滅口。急以矢繫弦，賊遂去，因曰：「吾子果智者，某罪固當死矣。」生曰：「我不為害，爾何為疑我？」賊再拜謝，生即去西廡下以避。

賊既去，生懼其率徒再來，於是登木自匿。久之，星月始明，忽見一婦人，貌甚冶，自空舍中出，泣於庭。問之，婦人曰：「妾家於村中，為盜見誘至此。且利妾衣裝，遂殺妾空舍中，棄某屍而去。幸君子為雪其冤。」又曰：「今夕當匿於田橫墓。願急逐之，

無失。」生諾之，婦人謝而去。及曉，生視之，果見屍。即馳馬至洛，具白於河南尹鄭叔則。尹命吏捕之，果得賊於田橫墓中。

## 樊宗諒

唐樊宗諒為密州刺史，時屬邑有群盜，提兵入邑氓殷氏家，掠奪金帛，殺其父子，死者三人。刺史捕之甚急，月餘不獲。有鉅鹿魏南華者，寓居齊魯之間，家甚貧，宗諒命攝司法掾。一夕，南華夢數人，皆被髮，列訴於南華曰，姓殷氏，父子三人，俱無罪而死，願明公雪其冤。南華曰：「殺汝者為誰？」對曰：「某所居東十里，有姓姚者，乃賊之魁也。」南華許諾，驚寤。數日，宗諒謂南華曰：「盜殺吾氓，且一月矣，莫窮其跡，豈非吏不奉職乎？爾為司法官，第往驗之。」南華馳往。未至，忽見一狐起於路傍深草中，馳入里人姚氏所居，噪而逐者以數百數，其狐入一穴中，南華命以鍤發之，得金帛甚多，乃群盜劫殷氏財也。即召姚氏子，訊其所自，目動詞訥，即收劾之，果盜之魁也。自是盡擒其支黨，且十輩。其狐雖匿於穴中，窮之卒無所見也，豈非冤魂之所假歟時大和中也。

## 地下肉芝

蘭陵蕭逸人，亡其名。嘗舉進士，下第，遂焚其書，隱居潭水上，從道士學神仙。因絕粒吸氣，每旦屈伸支體，冀延其壽。積十年餘，髮盡白，色枯而背僂，齒有墮者。一旦，引鏡自視，勃然發怒，且曰：「吾棄聲利，隱身田野間，絕粒吸氣，冀得長生。今亦衰瘠如是，豈我之心哉？」即還居鄴下，學商人逐什一之利。凡數年，資用大饒，為富家。後因治園屋發地，得物狀類人手，肥而且潤，色微紅。逸人得之，驚曰：「豈非禍之芽且吾聞太歲所在，不可興土事，脫有犯者，當有修肉出其下，固不祥也。今果有，奈何然吾聞得肉食之，或可以免。」於是烹而食，味甚美，食且盡。自是逸人聽視明，力愈壯，貌愈少，髮之禿者盡黵然而長矣，齒之墮者亦駢然而生矣。逸人默自奇異，不敢告於人。後有道士至鄴下，逢逸人，驚曰：「先生嘗得餌仙藥乎？何神氣清晤如是。」道士因軫其脈。久之，又曰：「先生嘗食靈芝矣。夫靈芝狀類人手，肥而且潤，色微紅者是也。」逸人悟其事以告，道士賀曰：「先生之壽，可與龜鶴齊矣。然不宜居塵俗間，當退休山林，棄人事，神仙可致。」逸人喜而從其語，遂去，竟不知所在。

## 盧虔

東洛有故宅，其堂奧軒級甚宏特，然居者多暴死，是以空而鍵之且久。

故右散騎常侍萬陽盧虔，貞元中，為御史分察東台，常欲貿其宅而止焉。或曰：「此宅有怪，不可居。」虔曰：「吾自能弭之。」

後一夕，虔與從吏同寢其堂，命僕使盡止於門外。從吏勇悍善射，於是執弓矢坐前軒下。夜將深，聞有叩門者，從吏即問之，應聲曰：「柳將軍遣奉書於盧侍御。」虔不應。已而投一幅書軒下，字似濡筆而書者，點畫纖然。虔命從吏視，其字云：「吾家於此有年矣。堂奧軒級，皆吾之居也；門神戶靈，皆吾之隸也。而君突入吾舍，豈其理耶！假令君有舍，吾入之可乎？既不懼吾，甯不愧於心耶！君速去，勿招敗亡之辱。」讀既畢，其書飄然四散，若飛燼之狀。俄又聞有言者：「柳將軍願見盧御史。」已而有大厲至，身長數十尋，立庭，手執一瓢。其從吏即引滿而發，中所執。其厲遂退，委其瓢。久之又來，俯軒而立，挽其首且窺焉，貌甚異。從吏又射之，中其胸。厲驚，若有懼，遂東向而去。

至明，虔命窮其跡，至宅東隙地，見柳高百餘尺，有一矢貫其上，所謂柳將軍也。虔伐其薪。自此其宅居者無恙。後歲餘，因重構堂室，於屋瓦下得一瓢，長約丈餘，有矢貫其柄，即將軍所執之瓢也。

## 江夏從事

大和中，有江夏從事者，其官舍嘗有怪異。每夕見一巨人，身盡黑，甚光，見之即悸而病死。後有許元長者，善視鬼。從事命元長以符術考召。後一夕，元長坐於堂西軒下，巨人忽至，元長出一符飛之，中其臂，剳剳然有聲，遂墮於地。巨人即去。元長視其墮臂，乃一枯木枝。至明日，有家童謂元長曰：「堂之東隅有枯樹焉。先生符今在其上。」即往視之。其樹有枝稍折者，果巨人所斷臂也。即伐而焚之。宅遂無怪。

## 竇寬

唐扶風竇寬者，家於梁山。大和八年秋，自大理評事解縣推鹽使判官，罷職退歸。因治園屋，命家僕伐一樹。既伐，而有血滂溜，汪然注地，食頃而盡。寬異之，且知為怪。由是閉門絕人事。至明年冬十一月，鄭注、李訓反，寬與注連，遂誅死於左禁軍中。

## 吳偃

有醴泉縣民吳偃，家於田野間。有一女十歲餘，一夕，忽遁去，莫知所往。後數餘日，偃夢其父謂偃曰：「汝女今在東北隅，蓋木神為崇。」偃驚而寤。至明日，即於東北隅窮其跡，果聞有呼吟之事，偃視之，見其女有一穴內。口甚小，然其中稍寬敞。傍有古槐木，盤根極大。於是挈之而歸，然兀若沈醉者。會有李道士至，偃請符術呵禁。其女忽瞬而語曰：「地東北有槐木，木有神，引某自樹腹空入地下穴內，故某病。」於是伐其樹。後數日，女病始愈。

## 董觀（二）

有董觀者，嘗為僧，居於太原佛寺。太和七年夏，與其表弟王生南遊荊楚。後將入長安，道至商於。一夕，舍山館中。王生既寐，觀獨未寢。忽見一物出燭下，既而掩其燭，狀類人手，而無指。細視，燭影外若有物。觀急呼王生，生起，其手遂去。觀謂王曰：「慎無寢。魅當再來。」因持挺而坐伺之。良久，王生曰：「魅安在兄妄矣。」既就寢。頃之，有一物長五尺餘，蔽燭而立，無手及面目。觀益恐，又呼王生。生怒，不起。觀因以挺椹其首，其軀若草所穿，挺亦隨入其中，而力取不可得。俄乃退去。觀慮又來，迨曉不敢寢。明日，訪館吏，吏曰：「此西數里有古杉，常為魅，疑即所見也。」即與觀及王生逕尋，果見古杉，有挺貫其柯葉間。吏曰：「人言此為妖且久，未嘗見其真，今則信矣。」急取斧，盡伐去之。

## 鄧珪

晉陽西有童子寺，在郊牧之外。貞元中，有鄧珪者，寓居於寺。是歲秋，與朋友數輩會宿。既闔扉後，忽見一手自牖間入，其手色黃而瘦甚。眾視之，懼怵然，獨珪無所懼。反開其牖，聞有吟嘯之聲，珪不之怪。訊之曰：「汝為誰？」對曰：「吾隱居山谷有年矣。今夕縱風月之遊，聞先生在此，故來奉謁。誠不當列先生之席，願得坐牖下，聽先生與客談，足矣。」珪許之。既坐，與諸客談笑極歡。久之告去，將行，謂珪曰：「明夕當再來，願先生未見擯。」既去，珪與諸客議曰：「此必鬼也。不窮其跡，且將為患矣。」於是緝絲為縉數百尋，候其再來，必縛之。明夕果來，又以手出於牖間。珪即以縉繫其臂，牢不可解。聞牖外問：「何罪而見縛，其議安在得無悔邪「遂引縉而去。至明日，珪與諸客俱窮其跡，至寺北百餘步，有蒲桃一株，甚蕃茂，而縉繫其枝。有葉類人手，果牖間所見者。遂命掘其根而焚之，怪遂絕矣。

## 劉皂

靈石縣南，嘗夜中有妖怪，由是里中人無敢夜經其地者。元和年，董叔經為河西守，時有彭城劉皂，假孝義尉。皂頃嘗以書懺董叔，怒甚，遂棄職。入汾水關，夜至靈石南，逢一人立於路旁，其狀絕異。皂馬驚而墜，久之乃起。其路旁立者即解皂衣袍而自衣之。皂以為劫，不敢拒。既而西走，近十餘里，至逆旅，因言其事。逆旅人曰：「邑南夜中有妖怪，固非賊爾。」明日，有自縣南來者，謂皂曰：「縣南野中有蓬蔓，狀類人，披一青袍，不亦異乎？」皂往視之，果己之袍也。里中人始悟為妖者乃蓬蔓爾。由是盡焚，其妖遂絕。

## 梁生

唐興平之西有梁生別墅，其後園有梨樹十餘株。大和四年冬十月初雪霽，其梨忽有花發，芳而且茂。梁生甚奇之，以為吉兆。有韋氏謂梁生曰：「夫木發春而榮，冬而瘁，固其常矣。今反是，焉可謂之吉兆乎？」生聞之不悅。後月餘，梁生父卒。

## 趙生

天寶中，有趙生者，其先以文學顯。生兄弟數人，俱以進士、明經入仕。獨生性魯鈍，雖讀書，然不能分句詳義，由是年壯尚不得為郡貢。常與兄弟友生會宴，盈座朱綠相接，獨生白衣，甚為不樂。及酒酣，或謔之，生益慚且怒。後一日，棄其家遁去，隱晉陽山，葺茅為舍。生有書百餘編，笈而至山中，晝習夜息，雖寒熱切肌，食粟襲紵，不憚勞苦。而生蒙懵，力愈勤而功愈少，生愈恚怒，終不易其志。後旬餘，有翁衣褐來造之，因謂生曰：「吾子居深山中，讀古人書，豈有志於祿仕乎？雖然，學愈久而卒不能分句詳議，何蔽滯之甚邪？」生謝曰：「僕不敏，自度老且無用，故入深山，讀書自悅。雖不能達其精微，然必欲死於志業，不辱先人。又何及於祿仕也。」翁曰：「吾子之志甚堅。老夫雖無術能，有補於郎君，但幸一謁我爾。」因徵其所止，翁曰：「吾段氏子，家於山西大木之下。」言訖，忽亡所見。生怪之，以為妖，遂逕往山西尋其跡。果有椴樹蕃茂，生曰：「豈非段氏子乎？」因持鍤發其下，得人參長尺餘，甚肖所遇翁之貌。生曰：「吾聞人參能為怪者，可愈疾。」遂瀹而食之。自是醒然明悟，目所覽書，盡能窮奧。

後歲餘，以明經及第。應官數任而卒。

## 樊欽賁

寇天師謙之，後魏時得道者也。常刻石為記，藏於嵩山。上元初，有洛川郜城縣民，因採藥於山，得之以獻縣令樊文。言於州，州以上聞，高宗皇帝詔藏於內府。其銘記文甚多，奧不可解。略曰「木子當天下」；又曰「止戈龍」；又曰「李代代不可移宗」；又曰「中鼎顯真容」；又曰「基千萬歲」。所謂「木子當天下」者，蓋言唐氏受命也。「止戈龍」者，言天后臨朝也。止戈為「武」，武，天后氏也。「李代代不移宗」者，謂中宗中興，再新天地。「中鼎顯真容」者，實真宗之廟諱，「真」為睿聖之徽謚，得不信乎？「基千萬歲」者，「基」玄宗名也，「千萬歲」，蓋應數久長也。後中宗御應，樊文男欽賁以石記本上獻，上命編於國史。

## 薑師度

衛先生大經，解梁人，以文學聞。不狎俗，常閉門絕人事。生而敏悟。

周知天文應象，窮冥索玄，後以壽終，墓於解梁之野。開元中大水，薑師度奉詔鑿無城河以溉鹽田，剗室廬、潰丘墓甚多，解梁人皆病之。既至衛先生墓前，發基地，得一石刻字為銘，蓋先生之詞也。曰：「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。」工人得之，以狀言之於師度。師度異其事，嘆詠久之。顧謂僚吏曰：「衛先生真奇士也。」即命工人遷其河，遠先生之墓數十步。

## 鄔載

開元中，江南大水，溺而死者數千。郡以狀聞，玄宗詔侍御史鄔君載往巡之。載至江南，忽見道傍有古墓，水潰其穴。公念之，命遷其骸於高原上。既發墓，得一石，鑿而成文，蓋志其墓也。志後有銘二十言，乃卜地者之詞。詞曰：「爾後一千歲，此地化為泉。賴逢鄔侍御，移我向高原。」載覽而異之。因校其年，果千歲矣。

## 韓愈（三）

泉州之南有山焉。其山峻起壁立，下有潭水，深不可測，周十餘畝。中有蛟螭，嘗為人患，人有誤近，或馬牛就而飲者，輒為吞食，泉人苦之有年矣。由是近山居者，咸挈引

妻子徙去他郡，以逃其患。

元和五年，一夕聞山南有雷震暴興，震數百里，若山崩之狀，一郡驚懼。里人洎牛馬雞犬俱失聲仆地，流汗被體。屋瓦交擊，木樹顛拔。自戌及子，雷電方息。明旦往視之，其山摧墮，石壁數百仞殆盡，俱填其潭。水溢流，注滿四野，蛟螭之血，遍若玄黃，而石壁之上，有鑿成文字一十九言，字勢甚古。郡中士庶，無能知者。自是居人無複患矣。懼者既息，遷者亦歸，結屋架廬，接比其地。郡守因之名其地為「石銘里」，蓋因字為銘，且識其異也。

後有客於泉者，能傳其字，持至東洛。時故吏部侍郎韓愈自尚書郎為河南令，見而識之。其文曰：「詔示黑水鯉魚，天公卑殺牛人，壬癸神書急急。」然則詳究其義，似上帝責蛟螭之詞令，戮其害也。其字則蝌蚪篆書，故泉人無有識者矣。

裴度

元和元年秋九月，淮西帥吳少誠死，子元濟拒命，詔鄰淮西者以兵四攻之，凡數年不克。十三年，召丞相晉國公裴度將而擊焉。度既至，因命封人深池濠，且發其地。有得一石者，上有雕出文字為銘，封人持以獻度。文曰：「井底一竿竹，竹色深綠綠。雞未肥，酒未熟，障車兒郎且須縮。」度得之，以示從事，令辯其義焉，咸不能究。度方念之，俄有一卒自行間躍而賀曰：「吳元濟逆天子命，縱狂兵為反謀。賴天子威聖與丞相德，合不久逆豎成擒矣。敢賀丞相功。」度驚訊之，對曰：「封人得石銘，是其兆也。且『井底一竿竹，竹色深深綠』者，言吳少誠由行間一卒，遂擁十萬兵，為一方師，且喻其榮也。『雞未肥』者，言無肉也。夫以『肥』去『肉』為『己』字也。『酒未熟』者，言無水也。以『酒』去『水』，為『酉』字。『障車兒郎』謂兵革之士也。『且須縮』者，謂宜退守其所也。推是言之，則己酉日當克也。苟未及期，則可俟矣。」度喜顧左右曰：「卒，辨者也。」嘆而異之。是歲冬十月，相國李朔將兵入淮西，生得元濟，盡諸反者。度因校其日，果己酉焉。於是度益奇卒之辨，擢為裨將。

東陽郡山

唐東陽郡濱於浙江，有山周數百里，江水曲而環焉。遷滯舟楫，人頗病之。常侍敬昕，大和中出守，其山一夕雲物曛晦，暴風雷電，動蕩室廬，江水騰溢，莫不惶惑。迨曉方霽。人往視之，已劈而中分，相遠數百步，引江流直而貫焉，其環曲處悉填以石。遂無

**縈回之患。**